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畧卷十一

嘉興李光暎撰

中興頌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纂顔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摹以黄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摹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

史李建中家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集

古錄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鐫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纂

結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顔太師

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瓌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鮮

封苺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

觀耶嘗謂唐之文弊極矣結以古學為天下倡首㸔

柞蓮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絶畧無

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廣川書

跋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之遺篇可以槩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則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爲未安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

與來者共商畧之　三頌遺音和者稀半容寧有刺
譏詞絶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
琴搏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
崖不是碑　范成大
磨崖碑中興頌元結纂顔真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
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唐文靡瑣極矣至結與
蕭穎士輩方振之頌亦典雅仿嶧山諸碑第有可議
者頌其君而斥其君之父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且

冠之篇首豈頌體爾耶吉甫於宣王詩穆如清風者未聞以厲王斥也序辭所謂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亦誇矣曉人不當如是弇州山人稿

磨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剥裂字多殘闕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真本耶予獲一紙恐是東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崖一證之石墨鐫

華

此魯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關齋記之上　蒼潤軒帖跋

書至於顔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爲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本皆完好而森森如劒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頗有殘缺既裝褙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角刓弊本眞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渠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　陵川集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之作乃其韻俱用平聲彌見弱夫宫商經緯依永乃和盡用仄必噍殺矣盡用平必滯伏矣陸平原所謂偏弦獨長清奏靡應此頌不無此疵焉此頌大歷六年鐫於永州浯溪石崖已八百幾十年不遠泯徒以顔魯公正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李陽氷琅邪顔子泉銘亦磨崖字已不可辨余親見之或謂此頌是再模則不可知矣宋盧陵羅大經詑歎肅宗即位靈武事遂

謂節判前叙數語止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為節判亦不滿之羅君讀此不及竟耶頌中固已有盛德字以補叙文之闕作文固有稱停庶免複累此文廬陵之所不識也 隅園集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右顔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别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為

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猾裨媚驕帥之常亡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盖截緇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為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觧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弇州山人稿

此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頌疾愈作齋會也神功故非良臣徐白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而魯公為纂為書何也乃其守法大徑三寸許方整遒勁不減旻

倩賓家廟碑　石墨鐫華

八關齋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　錙夏記

此碑乃因田公之病而為之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時猶有烜耀於此者今皆澌滅而田公事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常評此書在顏碑最為奇偉蓋以氣像森嚴而又不窘束故耳　著潤軒帖跋

刺史崔倬叙顏魯公石幢事曰會昌中有詔大除佛

寺凡堂閣室宇闕於佛祠者揞滅無遺分遣御史覆

視之州縣祗畏至於碑幢銘鏤賛述之類亦皆毁瘞

此州缺元寺先有太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

等為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亦鑿缺仆埋因

訪其遺文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摹本命工補刻

大中五年正月一日 金石文字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顏魯公纂并書筆

力嚴整不減曼倩畫賛惜乎文字滅沒闕一百九字

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闕持節宋州守徐向等下闕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缺事兼御守之所建也下缺公名起下缺孝字安人務在於撫下缺柔況字緝熙下缺故能殿天守佐令下缺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缺臣圖已令公守斬下缺德信走從諫遂并其守副元帥李下缺光弼請公守又討敬釭下缺釭歸順焉史守封信下缺都郡守每食宿下缺皆躬自省視守二年拜下缺汴宋

節度還兵部大歴二字妻信安下缺郡王禕女為凉
國夫人字居常不離下缺左右閱讀史書或時疾字
二寺下缺以祈福佑五年字功下缺既高字忽嬰熱
下缺疾沉頓字是即下缺我公字入於烈下缺㷛矣
字徐君悦下缺而從之來字開元伽藍將下缺佐爭
承惟字一千五百人為下缺一字耆壽百姓張下缺
烈等設字又按碑本淪骨髓文集作淪字泉文武將
吏集作衆字羯胡搆逆集失胡字又討敬釭集作詩

宇都六軍集作六年清河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元年拜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脛於姻黨集作親黨不茹薰集作茹葷禮讖不絶集作禮懺則當從碑為正也首題顏真卿下當缺卿譔字篆尾唐下當缺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也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襲敬釭讓侯希逸破法子營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

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為飯千桑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為之祈禳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為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二條金石評攷

東方曼倩畫像讚碑

東方畫像讚碑陰記顔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糢泐然其峭骨遒氣蓊欝奮張亦

足辟易餘于余謂東方生跡固奇詭然以逍遥流易之度處虛實有無閒夏侯文亦時時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太嚴整未稱所以發之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語固涉狂公復生不能不頫首耳弇州山人稿

東方曼倩畫賛昔魯公守平原時為書今其石刻刓剥後世復為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拳朱墨而印於石者此待詔書爾果有

道耶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廣川書跋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家者小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跡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壼公薊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忠義而好神仙小說

載公殁後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雖涉怪誕而亦可證公深於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石墨鐫華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精熌然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獲觀褚登善鈎榻黄庭經與此正同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宋犖跋

此讚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嚴整余以曼倩生平極詼諧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讚者使曼倩見之當為骨竦 銷夏記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偽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予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更明悉何嘗有偽字且其篆題蕉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氷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

其贊字視顔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盖公中年制作最為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収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因此復鋭志蒐羅媿不出里巷不得使之無脛而來其保持之殷當何如 墨林快事

碑陰記

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豊偉鋒芒轉換一二如新盖

搨吏在前者遂成完壁其題乃八分魯公書吏少見尤可寳也記稱廟象𥚃素為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為天寳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閻李宋四公又以北平王判官廵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旁則亂萌即兆又相叅錯可為有國之永鑒則公所為拓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書之者非急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 墨林快事

工部尚書臧懐恪碑

臧尚書墓碑顔魯公纂幷書尚書墓在陝西三原縣顔公此刻人間少傳余向以使事道陝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旭希忱希愔希景希晏希讓皆爲顯官而希讓至魯國公顔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爵與此不同

金薤琳琅

臧懐恪碑顔魯公纂幷書懐恪再爲王晙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懐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懐

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於開元秉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為立傳故聊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録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以薛秀弼書之希讓冑子也而能為不朽計乃爾誠有過人者矣　弇州山人稿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穎郡

具墨寶也 銜夏記

今在三原縣九陂城臧氏墓上文有厯德元年十月字碑歴叙臧氏自魯公子彄及僖哀二伯文武二仲而其下又列丈人子原義和榮緒按莊子文王寓而政於臧丈人下距魯隱公殆四百年不得以為公子彄之後且莊子中名氏多是寓言不可為據子原乃漢臧洪原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今後漢書作子源 金石文字記

顏魯公奉使題字

顏魯公奉使蔡州書今在同州其上有魯公畫像書曰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悢悢始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又曰人心無路見世事只天知下有題曰觀此筆跡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正元宋諱貞故

作正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踰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以自表云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修譔知同州軍事唐重書 金石文字記

送劉太冲叙

顔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於二王法外别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虚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

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以

余借摹遂為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

熙秘閣帖亦有刻 容臺別集

麻姑壇記

顏真卿纂并書 小字正書 按魯公立此碑元作大字今有拓本而石亡其

小字者乃别本後人補刻非初碑也 大歷六年

今在建昌府南城縣麻姑山萬歷初年重刻 金石文字記

唐麻姑仙壇記顔魯公譔幷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絶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騐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黄魯直言乃慶歷間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録於後使覽者詳其真偽云金石録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顔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禄字書註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處記不同盖干禄之註持重

舒和而不局促此記遒峻緊結尤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志之以釋疑者 集古錄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魯公纂并書在今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真而復以為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黄魯直言此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

觀陸放翁云曾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盖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曾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為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豪髮然後為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子言為信姑溪集

顔字小者最少惟此撫州仙壇記最為千古之尤物自永叔以來六百餘祀膾炙人口鋒芒之内精神之外一無減損此雖中得名喆為之護持引延然非其光怪陸離太和洋冶自足以永於宇宙之間而不可減似有神物為之守禁者亦不可得如此堅且久也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隷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搨楮墨精好最所秘惜至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歷中人偽書載金石録而今舉世奉為楷模誤矣杭州姜滙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换仙壇本去今所覯者乃忠義堂本耳 銷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既
間驥之子愚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余麻姑壇
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按
集古錄跋麻姑壇記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
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謂
此書也別有小字麻姑壇記一跋云右小字麻姑壇
記或疑非魯公書余家所藏顏書碑最多未嘗有小
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體法與此記不同

蓋干祿注持重舒和此記遒峻緊結尤為精悍此所以疑之也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省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務觀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郝元敬金薤琳琅引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重刻無復筆意亦以小字為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

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云云今大字本蓋臨川舊石燬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浸失其真者是也 帶經堂集

夫代與世移物隨時變居今鏡古匪蹟何稽石磴紅泉靈運之風流尚在銀鉤鐵畫魯公之生氣猶存若乃紀化仙都顯神丹於木石柚奇冊府寄藻思於縹緗則所謂昔人已矣遺跡依依以故點綴陳蹤聽之秉除大運俾千載而下意氣相感者得有攷焉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小楷并碑陰附刻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柳河東諸小楷俱稱神品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澗鋤得之斷其一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誰能鐫後人每珍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二條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建昌碑隨入公廨聞為一守槖之歸而命俗工摹一

碑於郡令所相傳者是也余覽顔書小楷最為難得而屢經摹仿失其故吾每用慨惜爰是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凾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哉益王潢南道人題於遜學書院

仙都觀壇即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顔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本筆法奇勁精采煥發公忠義大節披覽閒畧具世尤珍之

當時購之不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
啓視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爲之慨
然偶過近溪羅大叅出所藏舊本㸃畫波發與京師
所見毫髮不差何異龍劒之合遂鐫之以傳郡之舊
跡碑陰有唐衛夫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
柳河東李北海諸小楷書家謂小楷難工右軍黄庭
經外絶少是數家之筆跡真可與公仙壇並傳者也
因併刻之萬歷乙酉六月一日雲間季膺書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宫見舊壘聖座東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蹊樵豎於澗底拾出其碑版字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遘輒珍襲一幅後碑入郡中漸就刓裂觀者每爲悵快兹郡公鴈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冊色喜遂命工入石與四方好古者共之嗚呼是碑相傳已歷千載中間隱而忽現失而忽得裂而忽完若蛟龍幻化莫可方物

是固魯公之精英貫徹今古斯能如是然微我鴈山先生亦孰與成之吾儕當知所以歸德矣郡人羅汝芳敬書已上三條益王重刻碑跋

金殿鎮貽回翰墨錦雲張風雷起魍魎真靈應千秋白石磨無磷萬載忠誠貫日光屈曲龍蛇滄海桑田直湫茫丹竈烟消遺址在古壇夜静月蒼蒼左逸士泗題

顔碑刻於唐大歴六年魯公纂文紀山迹也石贜書

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樂初爲薊州衛

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於府遂什

襲藏之蓋欲其可久也嗚呼公之節義感於人人

字書特其餘事耳猶不忍泯沒如是要亦古人思名

伯而愛甘棠之意同志君子彌致寶重毋令更流落

可也 謝士元

余所收大宇仙壇記未必是原碑大都是銷夏記所

云忠義堂本也另見一本或是建昌重刻遠不及此

其小字者錯見記據金石録直謂為偽書金薤琳琅辯之最明無可疑其偽也余收得二本字法精妙搨亦極工中有斷處殆原碑所搨本致足寳惜余親家范舒山侍御令南城時貽余一本蓋萬歴初年所刻余所藏二本實勝之范云重刻碑今亦不存　光暎識

顔氏家廟碑

右顔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畫像賛

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蹴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寧獨書哉弇州山人稿

此碑李陽氷篆額魯公譔并書石四面環轉製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東方朔贊正同勁節直氣隱隱

筆畫問　石墨鐫華

古人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魯公之先後何其輝映也文學之優清貴之選人世可及忠烈之著襃䘏之稠何可易得而況魯公以精忠大節之哲秉筆而叙也休哉殆庶之貽與孔氏爭光矣魯公此碑則洵洵和雅不露鋒芒如章甫雖雖有聲容之儼焉其在賊中題已像則又錚錚矯矯不可狎抑真與日月爲昭盖公之忠孝大關培植素厚故其出之胸中與取之

筆下逈然不同 墨林快事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彈精竭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 銷夏記

郭氏家廟碑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廣德二年顔真卿撰并正書 古今法書苑

碑今在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俱

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絶碑陰載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傳幼明一人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 銷夏記

廣平郡文貞公碑

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顔魯公纂并書文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佘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録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

事又謂碑側記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
余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
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
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弘後碑作弘峻集本云
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銜書吐
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
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敕使馳
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執政通

問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
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宫有大功宗廟
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宫有大功主安得異
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
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以
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毋寵子愛碑作毋
寵子異集本云敕公按覆碑無敕字集本云置之座
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

本云喪葬官供碑喪作器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顔集本云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琅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辭内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詠諧人輙疏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鋏心石腸為怪故

不足怪也非所望於蕭傅亦是一証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

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篆書石刻沙河二公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絶第其筆以取勢為主微類徐吏部而力過之不免奔驥渴猊眉山實得此法作擘窠書愈增怪偉黄豫章獨印賞以為瘞鶴銘之流亞噫惟其似之是以嗜之然耶 二條弇州

山人稿

此碑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尤為可寶余以崇禎己夘於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摹搨一紙置輿中共晨夕者經年 銷夏記

錐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鋒之道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偃筆雖形類顔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亦然 容臺續集跋仿宋廣平碑

側帖

右廣平文貞公碑顔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没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令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跡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剥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歸太僕集

千福寺多寶塔碑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岑勛纂顏真卿正書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録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録有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趙氏復謂於七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金薤琳琅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於展

玩耳而結法視東方朔賛冡廟碑似覺少遜王元美

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

興平十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 石墨鐫華

魯公書多寳佛塔最窘束而世人最喜如杜少陵詩

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澁此殆曹子建所謂蘭

茝生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嗟世

人若不具隻眼而隨人語言以評古書又曷足以言

心賞耶 蒼潤軒帖跋

魯公之石布滿天下或滅或闕而琅琅千古惟此碑最永釋氏所云不可思議豈此碑固將與蓮經共無極已耶此書最謹嚴雖少似拘束而天全神活自得之趣盎然欲流固是平原之傑作可自為宇宙間一物無借竺乾也墨林快事

金石文考畧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略卷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觀光

金石文考畧卷十二

嘉興李光暎撰

争坐位書藁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顔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書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黄金雖公猶未免也東坡集

余少則艷曾公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為之摩挲竟

日噫藁草耳乃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其辭余未敢論獨笑魚開府郭僕射杞載禄山希烈之徒澌滅已盡而公之斷楮殘墨千載恒若新嗚呼是寧獨書而已哉

公剛勁義烈之氣其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何也余常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辭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兹帖見之　二條弇州山人稿

魯公與郭僕射英乂書所謂爭坐位帖此其草藁也世人重公名節故並重其書故草草之筆亦為摹刻人共可以不立德耶 金薤琳琅

此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石石已泐矣而法猶可尋王元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又云剛勁義烈之氣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辭不如筆揩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此帖見之而都元

敬乃謂草草之筆亦為摹刻目中有筆余不能不服膺元美

此碑雖泐而顔公筆法宛然近董氏摹入戲鴻堂帖乃云陝省者不足觀而自謂存魯公法度今以余觀董氏刻視此則神亡多矣二條石墨鐫華

此乃魯公草本無意於書而天真爛然學者可以知作字畫之無意佳者乃誠佳也蒼潤軒帖跋

此帖烜赫宇宙不必言此本又搨之最先行間踈達

筆意如生洵可寶也即近差糢糊亦勝於翻刻數倍況見此善本益信宋諸家書無不效顰之非過也然只學其字耳公於爭是非之際宜言不暇擇及言軍容冲抑巽順絕無一分鄙薄棄遺之習態惟欲與之同歸於善共成一是其優柔忠厚之意見於言外何其大也宋人言涉中貴至不比諸人類觀其尚論古昔習態令人可厭況目交其人身訐其曲直豈作此中外一體之想以之相提真蘇合蜣壤之懸殊宜其

形之筆扎狠戾偏欹全失恬和之度也公表表節義萬死不回誰知其所養之平之定如此宋賢於此處不能學雖日摹其字安能移易其心胷以覬毫末之似哉 墨林快事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黄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煕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横溢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

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凛然想見其為人葢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石門文字禪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橅不能得其彷彿者葢其書鬱勃奇宕渾以天行而無跡可求故令人自遠也　錯夏記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攷惟顔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金石文字記

争坐位書藁近得嘉善魏氏本摹刻甚工玩賞之下

覺陝刻已泐之石一時改觀亦足喜也視摹入戲鴻堂帖者似爲勝之光暎識

祭姪文槀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望之知爲盛德君子也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

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廣川書跋

公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藁草耳所謂無待而至者忠義之氣與懇切真至之痛鬱浡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博雅殊稱是真跡在永豐聶氏尤可寶也 弇州山人稿

公祭文稿有二此其祭李明從子者其字之竒偉自

然不可名狀即其文忠憤纏綿敘述有體真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妙境宜其筆畫之精工有出於結構運用之外者也又有祭伯父一通不但字無一佳而文多鄙俚不通即三尺童子知其偽而亦以其偽傳何也蜣丸蘇合自不可掩孰云愚可欺也視之爭坐帖其執管時尚有一分勝心客氣游動於指腕之間不可按抑不如此一派義色琤琤欲飛去始知古人之成名者其不可及乃至於如此今之學子未嘗

多見博學而早抨擊先哲祇益其陋已耳

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公字畫雄秀奄有魏晉而自成一家前輩云書法至此極矣余嘗見公為叔書告身一通其楷法嚴甚聞公行書尤佳不可得見但時摩挲乞米石刻想象風致耳今王君出示公祭姪季明文藁一紙詳玩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解處殆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為文而於字畫無意於工而反極

其工耶蘇文忠謂見公與定襄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夫如公忠賢使不善書千載而下世固愛重況超逸若是尤宜寶之撫卷三復敬歎因題其末柔兆涒灘秋八月望吳郡陳深識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循爾既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恐字右傍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稍紙縫合自爾既至天澤逌五行殊鬱怒真屋漏跡矣自移牧乃改吾承

至尚饗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稧叙稿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捲處隱然見轉折勢推字如泰山壓而底柱鄣末哉字如輕雲之捲日饗字戱衂如驚龍之入蟄吁神矣觀此見真跡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盖史悞也杲卿為公從父兄而李明謂公從祖叔父埅從父字加第十三於叔上公之處名義一字

不苟可法也季明杲卿之少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
贊善大夫是也天寶末杲卿爲范陽户曹安禄山表
假常山太守禄山叛公爲平原太守遣甥盧逖約起
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真定内丘閒計事報盧
逖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玄宗不識真卿爲何如人
而顔氏兄弟子姓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有自
來耶玄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師大至
遂請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爲盟主兵勢振矣賊懼

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執刃加李明頸謂曰若降活汝子不答遂殺李明杲卿至洛陽乃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也泉明自常山陷復客壽陽清溝之敗復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於張湊所歸髮葬長安鳳栖季明同塋據此帖季明歸櫬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泉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高

議視死宜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所不敢遽忍殘身至此邪兄弟子姪駢首就死豈易易哉顏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循如和風慶雲及畏於匡孔子意其必死則其履嚴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既信之矣一門忠義可不謂有所自來耶至治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吳興陳繹曾書

米元章以顏太師爭坐位帖為顏書第一謂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為傑思而黃山谷謂祭

姪李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正類坐位帖二帖宋時並藏安師文家安氏之後不知流傳何處坐位帖世有石本而米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之與此帖正相類然元章獨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顏書惟取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劇致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囬視歐虞褚薛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亦取其行書之妙也況此二帖

皆一時稿草未嘗用意故天真爛漫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謂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者也聶君文蔚出以相示俾爲鑒定後有陳深陳繹曾二跋深字子微號寧極翁宋季吳人繹曾字伯數元吳興人二人並以字學知名而跋語攷訂精審余復何言姑取黄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亦補二陳之遺云嘉靖四年乙酉十一月長洲文徵明書於金臺寓廬

三條停雲館

元君表墓碑

右唐元結次山碑顔魯公纂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録序皆云十二世葢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録作善禕未知孰是也金石録

顔文忠為元次山書中興頌殁又為譔碑文而自書之所以推許次山者至矣其忠義才術畧相當然次山於文非真能古者何至竭蹶其步而追之耶弇州

山人稿

茅山玄靖先生李君碑

大歷十二年夏五月建顏魯公纂幷正書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玄先生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居五葉矣今攷之隱居先生梁陶弘景升玄為王遠知體玄為潘師正正一為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玄靖無之余嘗游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為伏

龍罔玄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金薤琳琅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居裔凡五世其事絶無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魯公結體與家廟同道勁鬱勃故是誠懸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闇闇氣象不無小乏弇州山人稿

平淮西碑

韓愈墓

昔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厥類而當時不容或謂不敘愬功攷其言用夜半至於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嘗泯沒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群議決用不疑其所取遠矣劉禹錫嘗忌愈故為說每務詆訾且謂文昌此文自成一家又謂柳宗元言愈此文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糾綴其文宗元嘗推愈過揚雄不宜

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廣川書跋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因勅段文昌别撰 事文類序

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於以之者李愬淮西之功謂裴度督戰以之耶韓愈文體裁宏麗足重國紀愬取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不實帝詔斵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為之以功歸於愬或云憲宗疑裴

與韓黨故抑其文又疑李逢吉初議與裴不協皇甫鎛忌愈陰毁爲黨致爾及觀裴度纂述蔡鄆用兵帝之憂勤機畧皆歸功於上不敢以元功自居野史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豎石相對少誠碑流汗爲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反不及耶蘇内翰録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

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有詩落句曰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劉夢得嘗言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子使我為之便説代判矣此才人忌能常態耳夢得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此美愬之入蔡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始於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此詈平淮西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遭逢皆有㝠定裴公未第騎驢過洛陽

橋橋上二老人相指曰若要平淮蔡須此人作相裴已過僕聞之追而語于裴裴公曰彼見我龍鍾故相誚爾及裴為右相始驗況裴公行師發地得石刻云鷄未肥酒未熟術者云雞未肥肥去肉為已酒未熟酒去水為酉破賊在已酉乎已而時日果應六硯齋

硤舊刻段文昌文宋知州陳詗磨去仍刻韓昌黎文

天下金石志

嵩高靈勝詩

尉遲正書　太和三年　今在中嶽廟壁有宋熙寧

丁巳王紳題字金石文字記

岳麓書院重摹禹王紀功碑

韓愈書　大厯十四年

蝌蚪書後記

韓愈書　元和十一年

滕王閣記

韓愈書　元和十五年

祭岳題名碑

所題皆唐年號人名以殘缺不盡可辨

南海廣利王廟碑

碑在廣州府東南八十里海神廟中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纂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較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

多亦賴刻石為正也

石壁寺甘露義壇碑

正書　李逄吉譔　元和八年　碑在寺中

碑陰有進甘露表云臣說言臣所部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山寺今月二十二日夜甘露降於寺內戒壇西及寺外柏林上大枝小葉無不周遍凝泫垂滴甘甜如蜜當寺臨壇大德僧慎微與僧惠廣等一十五人咸共觀甞覆問如狀云云貞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

日臣說者河東節度北都留守太原尹李說即晉光

明殿碑所謂尚書李公者也此碑爲元至順三年重

刻 金石文字記

涿鹿山石經記

劉濟譔 元和四年

處士馮公墓誌銘

公諱懿字承美 開元二十年

褚河南千字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況其真跡乎今觀所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線縈結而成或者評為柳誠懸所臨褚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法書苑

右法書苑云云評其真跡也余得者乃是石刻刻亦精妙不失其真河南聖教序記枯樹賦皃寛贊皆以瘦勁取姿而千字文筆致另出結搆特多跌宕殆與哀册髣髴此石今在吾鄉朱氏潛采堂不知何時所

刻往論石刻者多未之及光暎識

柳宗元書

所題三言六句末一行元和十二年柳子厚書

大達法師玄秘塔碑

唐大達法師玄秘碑裴休譔柳公權正書歐陽公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氏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蓄若此碑是矣嗚呼緇流之藉文字以傳後世如余之所錄蓋不止於一

玄秘也 金薤琳琅

玄秘塔銘石刻在關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公權書裴觀察休纂文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入相所著楞嚴義解諸所參會妙入玄宗豈彼法中居士長者之流耶此碑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一大變耳 弇州山人稿

塔爲大達法師建者碑裴休譔柳誠懸書書雖極勁健而不免脫巾露肘之病大都源出魯公而多踈此

碑是其尤甚者

碑陰僧正言買庄造經堂疏正書亦方整可録正言者大達弟子也 二條石墨鐫華

柳行草以楔詩爲上正書以此爲上行書之妙妙在全不拘法度信心信手即便成就一家此正書妙在法出於顔而能變顔之法顔之法筋在畫中而二邊皆肉或豐或瘠不必齊也柳變畫之兩邊爲骨而畫中爲肉故顔法内蘊而柳法外稜内蘊猶存王術而

外䕶則王衙去盡矣然自後世惡扎之濫觴也故顔妙集先而柳俟開後令人漸喜柳而右軍遠矣然亦仿像其行草耳若求正書如此者一筆無也墨林快事

柳誠懸書學出自烏彤烏彤出自懷素而素自直遡永師者大抵唐世字學極盛然自魯公而下其餘諸名家數人同論則具體而微各觀則同工異曲玄秘塔是柳書之極有筋骨者刻手精工唐碑罕能及之

故可寳以為玩也蒼潤軒帖跋

誠懸玄秘碑最為世所矜式然筋骨稍露不及紀聖德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等學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學柳者也銷夏記

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譔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聽總懸憑恕憲愬懿聰惎愻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十有五子舊史云侗伷偕無禄

早世豈以伺等早世故碑不載與又李石譔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耳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較之姓纂缺聰總憑懿四人而愻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為正金石錄

李晟碑裴晉公纂柳公權正書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碑不具載又唐書列傳叙其官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禄太常卿

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

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

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依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從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為是金薤琳琅

碑在高陵縣王墓前裴晉公譔柳誠懸書已磨泐不可讀矣都元敬全録其文缺數字又別本有刻者與

碑亦祇牾數字當是傳寫之誤王元美云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料吐蕃背盟事絶不載盖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禄位勛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以為位宰相文從簡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畧十不著一二嗚呼令碑首云奉勑譔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王元美豈未讀其全文耶

此碑余舊未見近始見之字雖剥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槪可捫而得也 銷夏記

朔方節度使清源王公碑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侍郎元載纂門下侍郎王縉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於書稱名家與李邕相伯仲評者謂其過薛少保今其結法清婉老勁不在岳麓雲麾下覽者自當得之

哥舒之力爭義者能之李臨淮之先見智者能之清源仁者也所見遠矣所見超矣二條弇州山人稿

忠嗣歿於天寶初碑立於大歷十年元載纂文王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縉名能書結法老勁真可與李邕伯仲然姿態婉媚啟後世如趙承旨諸人書者此碑也石墨鐫華

王公此碑元載纂文夏卿書丹字結體規模北海而肥余曾於盧冏卿書室見之記憶不真因近世希有

也聊存之 蒼潤軒帖䟦

圭峯禪師碑

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纂并書其文辭事跡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録之云 集古録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於達摩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為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為行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

是時柳誠懸銘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深欲有效於容也書法亦清勁蕭灑大得率更筆意裴能知容為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亦不遠而沒後為于闐王子書姓名於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也記於此俟耆宿質之弇州山人稿

此碑裴相公休譔并書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不及也當時誠懸書名動一時乃任篆額休自任書

亦信能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柳書 石墨鐫華

裴休書脫胎於智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乃其以篆額付誠懸而已任書何不自量也後世有以為勝柳書者兒童之見耳 銷夏記

姜嫄公劉廟碑

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纂試大理評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唐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稱為新廟而高郢為文余昔以尚書

郎出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跡平乃姜嫄履巨人迹所在余為大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側盖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金薤琳琅

碑在邠州張獻甫為節度作廟祀姜嫄公劉者也高郢纂張誼書郢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為勢屈卓然名臣獨為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於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畧似

柳公權亦足存也　石墨鐫華

張誼是碑行押綽有魏晉風韻乃知今人不能退筆如冢以造古人妙處而欲傳世真是愧赧無地也　蒼潤軒帖跋

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慘刻獨有將畧耳亦祀至今何也壁間記唐乾符五年重脩事正書遒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牒無不作佳書也　石墨鐫華

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縣孫按察家掘地得之乃鹿泉信士畢瑜造塔藏舍利者行草亦不惡石理脆亡其真耳然是唐碑中之最下者 石墨鐫華

周公祠靈泉碑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狀勒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宣宗批荅後刻珙謝表文詞婉至有盛世風書道健有法且其叙

列大似漢人碑例而遜其古質耳如此等碑宋以後恐不能得也 石墨鐫華

雲居寺浮圖銘

易州雲居寺石浮圖碑明皇開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悅纂并書 燕都遊覽志

兗州牧京兆韋君碑

韋君名元珪李邕文張廷珪八分書

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石墨鐫華

淨業禪師塔銘

正字畢彦雄篡文而無書者名書法亦習褚河南者勁拔似之而其鉤磔處不及爾楊脩齡侍御在長安日亟賞之遂多搨者 石墨鐫華

興福寺半截碑

此碑斷缺棄西安城南隍中王生尭惠輩見之以語

郡守昇置泮宫碑為大將軍吳文立弘福寺僧大雅集右軍書余觀其筆法去聖教序遠甚應是集字者不及懷仁而碑中有開元九年字疑又從聖教序諸刻中摹集非右軍真跡也石墨鐫華

此碑却少上半其叙之人只存其名文而已姓亦不存集人大雅乃興福寺僧故世謂之興福帖其集王字顧獨得精神筋力儼如生動不比懷仁只得其形模并具古淡之趣而已是以書家重之遂多漫没余

所藏乃最先搨本紙墨皆非今有無論筆意之宛具矣余亦用分行法節別之文始可想見乃鎮軍大將軍行右監門衛大將軍及其夫人李氏之碑以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此正蝕行聖教序而毫不依仿蓋內史之精神各由性所近而入一有所入即為自家物而出之安得同若奴步懷仁抑豈能並為千古耶 墨林快事

虢國公主花臺銘

中厝液纂正書今在西安南門内華塔寺金石文字記

中厝液順宗時人唐號國公主花臺銘唐書公主列傳號國公主

順宗女始封清源郡主

中厝液書金石表

杜府君夫人韋氏墓志

李宣纂　姪成均行書　貞元十年　今在西安寺

坡杜君官至京兆尹名濟金石文字記

濟瀆北海壇器物銘

此銘濟源縣令張洗慕歐陽公謂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官不勝其濫又謂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見之按碑作於貞元十三年歐陽公誤以貞元為開元且碑載廟有令一人祝史一人則其官固不止於齋郎攷之唐書百官志五嶽四瀆令各一人主掌祀事此外又有祝史各三人齋郎各十三人則官之濫又不止如歐陽公所書而史家亦未嘗不詳載也但與碑有不同耳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於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於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於上官購諸洛下酧以稅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一年濟源令張洗字濯纓覩廟中楸槐數本為大風所抜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為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

舫以浮之儆以沉之比於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令山祇川后祠宇恒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洗於事神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吳江潘氏稼堂其善藏諸 曝書亭集

唐制附祭北海於濟源此碑記新作祭器事碑文乃濟源令張洗字濯纓所纂簡古有體裁一洗駢儷之習洗與韓退之同時文體已矯傑如是蓋文弊之極

而將變元結權德輿輩皆然不獨韓也（金石文字記）

補遺

李陽氷三墳記

此李卿表曜卿三墓陽氷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李氏卜葬李曜卿凡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氷書謂之先塋記經大中祥符間翻刻石墨鐫華錄先塋記於三墳記之前故曰前碑）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傳改之謬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書恐於此碑失之矣陽冰顏魯公家廟

碑書作陽氷　石墨鐫華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陽氷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　鏥夏記

少温書始自嶧山終歸孔篆故勁利豪爽遂為一代絶筆論者以為蒼頡後身誠知言哉今遺刻散見人間者庾子泉銘怡亭刻石為最而不可見見此亦已過半矣　蒼潤軒帖跋

元吾丘衍謂陽氷即杜甫之甥名潮取海賦陽氷不

冶之義爲字既以字行乃别字少温楊用脩嘗辨其非按陽氷趙郡人太白從叔其字少温見於宣和書譜與其名相應若名潮而以陽氷少温爲字於義皆無取且陽氷工篆書潮工八分觀趙氏金石録載城隍祠記忘歸臺銘孔子廟記先塋碑三墳記等爲李陽氷篆書而慧義寺彌勒像碑彭元曜墓誌爲李潮書則其非一人明矣

令人讀陽冰爲陽凝非也文苑英華有林滋陽氷賦藏佪六書故曰説文仌凍也冰水堅也俗作凝孫氏魚陵切説文蓋以冰爲凝按仌於隸楷不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焉凝之从冫水無義當從仌文二條金

李輔光墓誌

崔元畧纂　巨雅正書　元和十年　今在高陵縣

文稱門吏晉州法叅軍巨雅此輔光為河中監軍所除唐時士人而出於内侍之門者盖不少矣輔光少選入内而有大人輔氏子四人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娶吕玄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皆奉勑為之而楊復光至假子數十人又後

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黄門亦廣妻娶周舉傳言豎宦之人亦復虚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單超傳言四侯轉横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則固不始於唐時也

唐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字左角稍缺石經日字皆作曰此碑及玄奘塔銘亦然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過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宋以後始以方者爲曰長者爲日而古意失矣

碑內宮掖作官踐阼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盧藏用書蘇許公碑亦以踐阼作祚

楊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正書　李同系篆額　大歴十四年　今在汧陽縣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遒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爲張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後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

兄弟四人長祥頡次公次秀成次同頡史傳不著因爲拈出碑又不署纂文者姓名豈即張增耶忠烈公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榻趙明誠金石錄又有一碑云楊炎纂蕭正書與此不同而却無此碑豈段公有二碑耶書之以俟攷石墨鐫華

此碑人以其非名家也搨者少故石尚全然字固非惡可以觀唐日文明之盛又何必名家後可存也墨林快事

張增無書名所書叚公碑遒勁豐逸全得晉人遺法

唐石之最佳者也銷夏記

彌勒佛頌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鷄慕參軍房嶙妻高氏書余所集録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

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集古錄

此房嶙妻髙氏書髙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跡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肇商觀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爲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鋟鐫都無僅存形似耳金

人缺苑跋語歷歷可證近吾鄉人有為交城廣文者為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於火矣何髙氏之不幸也 石墨鐫華

集帖中少女人書所存惟太原參軍房嶙妻髙氏所書鋏佛頌昔人稱其字畫簡古筆力遒健今石雖經糊刻然簡古遒健之致尚在夫男子生而泯泯者何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後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寧無愧此巾幗哉 銷夏記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廟記

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昭宗自華歸長安褒賞節度使韓建而及於城隍之神者也記為諫議大夫李巨川纂拾遺柳懷素書其所載七月甲午建迎上於富平丙申至華州命建與丞相參大政固辭其年為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大傅興德尹與史皆合特巨川所諛建辭過當後梁兵下華州以建所為表檄書奏皆

出巨川手又為建畫策殺十六宅諸王遂禁旅歛藩鎮背數而僇之距碑成僅一年爾吾故記其事以戒夫文人之貳心而脂辭者　弇州山人稿

記在華州唐昭宗在富平韓建迎之至華自華歸長安褒建而及於城隍神記為諫議大夫李巨川慕拾遺柳懷素書文固諛詞而楷則嚴整何如君家誠懸具眼者自知之　石墨鐫華

碑在州城隍廟內近日移之西安唐昭宗自華州還

京改華州為興德府封少華山神為佑順侯華州城隍神為濟安侯此文多述韓建之功稱太傅許國公而不名

唐文粹錄房鄴少華山佑順侯頌與此同時朱彝尊曰巨川為韓建掌書記譔許國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後為朱全忠所殺新唐書附諸叛臣之列

三條金石文字記

鄭太常恒暨夫人崔氏墓志

秦貫撰　正書　大中十二年

夫人即今世所傳崔鶯鶯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真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金石文字記

唐鄭太常恒暨夫人崔氏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纂志銘在焉犁人得之

鬻諸崔氏為中亭香案石久之㝷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為崔氏洗氷玉之耻亦奇矣或傳此志銘又於康熙初年崔氏見夢於臨清州守守往學宮自穢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遼遠何以墓石又在臨清耶姑存以備攷曠

園雜志

昔年見一書載崔鶯鶯有于七人客有言鳳皇一將九子者余以爲喻然其書不知所出令日讀鄭恒爲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瑱珮瑾玘璿琬女一人適盧損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發塚古之淇澳也碑立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真記歲月參攷之 容臺集

李克用北岳題名

按宋沈括筆談云岳祠在曲陽祠中多唐人故碑殿

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則知此字乃當時所刻或毁於靖康之兵火而金人重刻之令石也然克用將門之子何能上於筆法乃爾豈亦如宣和書譜謂後梁太祖批荅賀表當是筆吏所書之類與金石文字記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攷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

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黄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鬬職方不録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於無邦生斯世者其

聞見已不能悉真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
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
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於荒厓破冢之間而不
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
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盍以見
金石之文為可寶也 曝書亭集

華嚴九會之碑

李玄穆行書

石柱題名

柱八面每面為三段或四段自唐初迄宣宗諸名臣多在焉書者不知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森然蓋唐世以書判取士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代前茅人多用其法柱今在西安文廟門内 石墨鐫華

易州石浮圖頌

王利貞文 太極元年

張祥師墓誌

諱義琬字思靖　開元十九年

法門寺重脩塔廟記

薛昌序纂　王仁恭正書　天祐十九年　今在鳳

翔府寺中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令

此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在同光前

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

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歴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金石文字記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尚稱唐年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搆兵茂貞偷安故也按傳茂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石墨鐫華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之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金石錄

後晉重脩瑶巖閣記

蘇禹纂　蘇曉書　開運二年　劉知遠立石

後漢不其縣令童府君碑

孫彭年記

後周晉州慈雲寺長講維摩經僧普靜捨身記

藏瑩撰　雲竇書　顯德二年

後周棲巖寺脩舍利塔殿記

李瑩纂　張竇書　顯德六年

後周棲巖寺殭界禁約碑

李裕書

金石文考畧卷十二